

传奇故事  
跌宕起伏

那生死珏用洛阳的旧报纸包着,放进装有麦秸秆的手榴弹箱里,生死珏上沾满了坟墓中的泥土。

假生死珏还真是救了急,海严和梅子因此自由,梅协因此暴死,木村因此皈依佛门。

古玉如何做旧?估计贾虎没给梅子和杨春说过。不知道贾虎用什么方法,只用七天时间就把新生死珏做旧了。

海严见梅子和杨春对手镯爱不释手,就伸手拿了过来,说:“还是先请古

## 47 英雄不老

圣寺住持开了光再戴吧。”

贾虎一听,又从怀里掏出两对翠绿的玉镯,塞给海严:“这是给我媳妇和我嫂子戴的,你一并请住持大师开光吧。”

第二天上午,海严专程回到古圣寺,请住持大师为四对玉镯开光。

腊月廿二,中午时分,海严驾着胶轮马车回到了赵沟。马车上铺了两层褥子,上面盖了两床被子,梅协的卫兵还把自己的军大衣脱下盖在梅子身上。虽然一路风雪,梅子还是暖暖和和地来到了赵家。

一个月后,梅子能下床走路了,海严才把贾勋和梅协的死讯告诉了梅子。梅子听后默不作声,让海严做了两个木牌,木牌下面安了座,梅子拿起毛笔,写下“兄长梅协之神位”“义兄贾勋之神位”,放在自己卧室的显著位置,每日供奉,作揖。

贾勋死后,贾虎离开了贾勋家到别处谋生,给地主打打短工,打打长工。他乐观开朗、子孙满堂,活到80多岁,寿终正寝。杨春也离开了贾勋的队伍,到嵩山投奔了皮定均,抗战胜利后又随军南下,解放战争后参加了抗美援朝,带回了十几枚军功章。杨春转业后,在偃师县某机关工作,20世纪60年代初,为减轻城市负担,他响应中央的号召,主动报名回乡务农,当过生产队长、村支书,但是他隐瞒了立功受奖的情况,

在21世纪初的某年春节,省委书记下基层慰问老党员时,看到杨春家墙上镜框中他穿着志愿军军装的照片,才无意中发现了这位新中国的功臣。由此,80多岁的杨春以“英雄不老”再次闻名于世。这都是后话了。

1972年,大平正芳入主日本外务省,担任田中内阁外相,协助田中首相推进日中邦交正常化进程,和田中一起访问了中国,签署了《日中联合声明》。1974年1月,大平正芳再次访问中国,签订了《日中贸易协定》和《日中航空协定》。

1978年12月,大平当选为日本第68任内阁总理。1979年12月7日,大平正芳第三次访华,华国锋、邓小平等中国党政领导人会见了他们,他们就日中经济合作交换了意见。

大平正芳在与邓小平会谈时,提到了他的外甥女,说战争时期她在中国中原战区失踪,希望中国政府帮助寻找,他的外甥女名叫梅子。

此时的梅子正在巩县张梁学校教日语,当时名叫赵小梅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七八年里,她与赵峰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。50年代末,赵小梅下田种地挣工分,每天能挣8分。赵峰捐献了胶轮马车,还有几头牲畜,为生产队赶马车,一天能挣12分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,赵沟村风平浪静,赵家

虽是富农成份,但不看出身看表现;赵小梅的公开身份仍然是姑家表妹,她和赵峰属近亲结婚,是封建习俗的受害者,赵峰和赵小梅因此安然度日。

1978年,巩县政府接到一封从日本发来的电报,当时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日文,当听说赵沟村有个女人懂日文时,就找到了赵小梅,赵小梅一口流利的日语让政府人员很惊讶,那喜悦可想而知。加上中国又到了科学的春天,恢复了高考制度,最缺的就是外语老师,小语种更是奇缺,于是,赵小梅就被安排到巩县张梁学校教书,赵峰则为村里开起了卡车,山里山外跑起了运输。

到了1979年农历年底,郑州地区行署外事侨务部门的工作人员,在巩县教育局负责同志的陪同下,到张梁学校找到赵小梅,问她是不是还有一个名字叫“梅子”时,她紧张地不予承认。在外事人员的耐心解释下,她才承认自己叫梅子,是日本人,祖籍在日本香川县。外事人员向她说明了原因,要安排她回日本时,梅子哭了。

杨春娶了赵玲,生了一儿一女,一个名叫杨飞,一个名叫杨亚,名字都是杨春起的,加起来的意思是“飞呀”。你别说,这两孩子还真是继承了杨春的优点,健步如飞。

(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)

## 02 往事不堪回首

真实。所有的幸福化成了不幸,冲刷着张勇的灵魂,考验着他作为一个男人的责任。

想着想着,张勇的泪水缓缓地流了下来,望着目光呆滞的母亲,他充满愧疚。如果当初他不是逃避,而是早点照顾中风的母亲,陪伴在她身边的话,母亲也不会变成如今这个模样。

强忍着泪,张勇举起手里的勺子,笑道:“妈,来,再吃一口!”

唐雅雯依旧还是机械地张开口,咀嚼了几下咽下去。

张合安的突然离去,对唐雅雯的打击实在太大了。三年多的时间,她都没有从阴影之中走出来,完全沉沦在悲伤中。唐雅雯心里如果不是对张勇还有着担忧和期盼的话,她早就随亡夫而去。现在,张勇就是她生活的全部,张勇一心一意地照顾她,要喂她吃饭,照顾她起居,带她四处走走,晚上还要帮她洗澡、上厕所。

三年如一日,张勇没有任何怨言,每一天都精心地照顾好母亲。母亲一言不发,张勇就尽量和母亲说话,希望逗母亲一笑。

用了10多分钟,张勇方才喂完母亲,自己草草吃了饭就准备上班了。

“妈,我去上班了!你自己先看电视,等一会儿我回来煮饭给你吃,好吗?”“嗯!”唐雅雯的眼神依旧没有离开

全家福。

张勇走出出租屋,轻轻带上门。三年如一日,张勇双手插在有些破旧的裤袋里,从城中村一路悠闲地去站里上班。

张勇朝着新华镇第二废品收购站一路走去,虽然他还没有真正放下当年的一切,但是现在他一心想的是怎样才能让母亲的病好转。医生说了,他母亲的病如果这样下去的话,她只会越来越深陷在自己的世界里,情绪越来越差,到时候想要治好她的病困难很大。

必须尽快让母亲开口说话,才能让她从阴影中走出来,恢复健康、恢复行走能力。

张勇心里思考着,脚步没有停留,只要穿过前面的辉煌钢材供应店,再走200多米就到他工作的地方了。

在辉煌钢材供应店前,一辆“四个圈”停靠在门前,一个肥头大耳、油光满面的老板,正和一个身高1.7米、头发染成金黄色的精瘦中年男子说着话。

精瘦中年男子就是辉煌钢材供应店的老板胡万年,这几年张勇承蒙其照顾,甚至好几次胡万年还想挖墙脚,将张勇从第二废品收购站挖到他的建筑钢材销售店。张勇一直都没有答应,胡万年却一直都没有放弃。

胡万年对着肥头大耳的老板,说:“贾老板,你是来提螺纹钢的吗?走……”贾老板在这里预订了不少钢材,也是大

顾客,胡万年自然得亲自招呼。

还没有等胡万年把话说完,贾老板就伸手制止了他,为难地说:“老胡,我不是来提钢材的,是想要和你商量一下,先前订的那批钢材能不能退了,最近我们公司决定搁浅一个住宅项目,那批螺纹钢暂时不要了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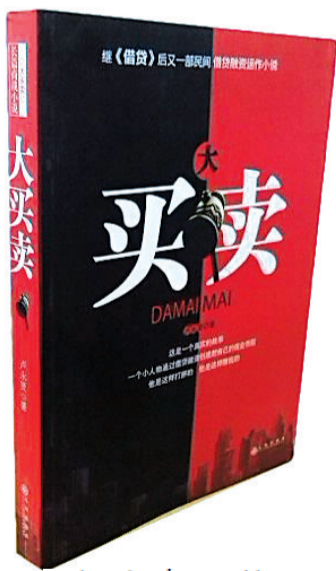
退货?胡万年顿时愣住了:“贾老板,你们公司可是花都区最大的房地产商,怎么会搁浅项目呢?你和我开玩笑吧?”

贾老板说:“没有开玩笑,1997年金融风暴之后,经济低迷,对广州房地产冲击很大,特别是我们这些小型的房地产商更是如此。实在没有办法,项目只能搁浅了!你还是退给我先前的那些定金吧!”

胡万年为难地望着贾老板:“贾老板,你也知道行规,退货要赔偿。”

贾老板堆着笑说:“老胡,你我相识一场,不需要这样吧!现在大家都在困难时期,每一笔资金对于我们公司来说都是救命钱!放心,以后我们还会有合作机会的!”胡万年满脸为难,但态度有些强硬:“贾老板,话不可以这样说,你们公司资金紧张,我们钢材店资金更紧张,现在都没有什么人来买钢材了。如果将定金退给你的话,以后又有人来退货,那要亏死我了!”

(摘自《大买卖》卢永贤 著 九州出版社 出版)



空手套白狼  
大鱼吃小鱼

虽然现在他一无所有,所有的物质都化成了泡沫随着亚洲金融风暴的大潮而去,但张勇至少还有母亲,还有男人的责任。

肩负起照顾母亲的重担,张勇艰难地凑齐了医疗费,带着母亲出院,却发现他们已经无家可归,加上诸多债主上门讨债,他只能带着母亲唐雅雯逃离广州市城区,来到了这个二线城市。

以往的种种如同电影一般在他脑海中浮现,就好像是一场梦,梦幻而显得不